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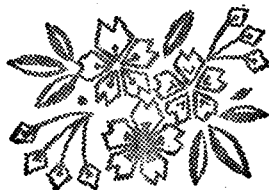
第10辑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 十 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05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97 定价: 2.65元

目 录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辑

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柳鸣九(1)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小说	董衡巽(64)
莫洛亚及其传记文学	罗新璋(93)
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	陈恕林(125)
试论毕希纳的美学思想	李士勋(162)

浅论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张 耳(184)
论斯米尔宁斯基的创作	樊 石(200)

印度古代神话发达的原因	黄宝生(219)
尼扎米的社会观与文艺观	王家瑛(235)
琐罗亚斯德如是说	

——《阿维斯塔·伽萨》颂诗浅析	元文琪(257)
从志贺直哉的《在城崎》看日本的“心境小说”	何少贤(282)
略论阿卜杜尔·穆伊斯及其作品	张志荣(302)
泰国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评查·勾吉迪的创作	栾文华(319)
魔幻现实主义与古印第安文学	陈众议(335)

资料:

马克·吐温在中国	刘海铭(378)
----------	----------

Stud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No. 10)

Contents

<i>Liu Ming-jiu</i> , On LA COMEDIE HUMAINE	(1)
<i>Dong Heng-xun</i> , E. Hemingway's Art of story -telling and the Modern Novel.....	(64)
<i>Luo Xin-zhang</i> , A. Maurois's Biographies	(93)
<i>Chen Shu-lin</i> , E. Hoffmann and Assessment	(125)
<i>Li Shi-xun</i> , G. Büchner's Aesthetics	(162)
<i>Zhang Er</i> , Turgenev's Views on Literature	(184)
<i>Fan Shi</i> , On the Works of Smirninsky	(200)
<i>Huang Bao-sheng</i> , The Flourishing of Myth in Ancient India, Cause and Effect.....	(219)
<i>Wang Jia-ying</i> , Nizami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235)
<i>Yuan Wen-qi</i> , Thus Spake Zarathustra—An Analysis of AVESTĀ-GĀTHĀ	(257)
<i>He Shao-xian</i> , "Fiction of the Mental State" in Japan in the Light of Naoya Shiga's IN SHIROSAKI	(282)
<i>Zhang zhi-rong</i> , Abdul Muis (of Indonesia) and His Works.....	(302)
<i>Luan Wen-hua</i> , On the Works of Charte Gobgitte (of Thailand)	(319)
<i>Chen Zhong-yi</i> , Magic Realism and Ancient Indian Culture	(335)
Documentary Article,	
<i>Liu Hai-ming</i> , Mark Twain in China.....	(378)

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柳 鸣 九

一八五〇年八月二十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落辉的雾霭之中，一副包铅皮的橡木棺材缓缓放进了墓穴，这时，升起了一个声音，一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常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的声音：“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照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①

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时的颂词所能缔造起来的，那怕是众口一致的颂词，而必须经过至少一两个历史时期的考验与鉴定。上述出自雨果之口的颂词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它承受了历史岁月的推敲，时至今日，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法兰西上空的一颗星星，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星空中一个巨大的星座。当我们要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学历史中，举出这样一个作家，其劳动量最为惊人，其创作的规模最为宏大，众多的作品通过有机联系浑然一体，其创造精神最为浩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而其整个创作既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整个一个时代的活的历史，又凝聚着丰富的艺术经验，具有强旺的艺术生命力，以永不磨灭的艺术灵光，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

①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

者，当我们要举出这样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最先就想起了巴尔扎克这个名字。

一 岁月难，作品比岁月多

巴尔扎克几乎是与十九世纪同时诞生，而与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始终相随。一七九九年，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国已经在十年前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被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被连根铲除，暴风骤雨的革命高潮虽已过去，但革命的进程还没有告终。这一年，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开始了“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代了封建关系，拿破仑资产阶级帝国的版图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拿破仑军队带到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又得以复辟，但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继续发展，而封建贵族阶级在复辟时期也未能免于“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①的命运，不久，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就最终结束了法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自此以后，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

巴尔扎克所生活的这五十一年，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在这个资产阶级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②的时期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

① 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象在封建时代那样，带有某种命定性，取决于血统与门第，而是在自由竞争中起伏沉浮，“杂货商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①，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了个人登龙发迹的保证，个人以自己的雄心与才能，就可以开拓自己的天地与领域。最高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拿破仑，他从一个炮兵中尉成为了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并且对有能力的人加以破格的提拔，他的先例与他所充分兑现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兰西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于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怀着各种野心与各种才能的人，都进行着紧张的奋斗。也许只有考虑到这种时代的氛围与风尚，才能理解巴尔扎克身上那种要创建一个文学帝国的雄心与动力，才能理解一个庸俗的资产者的儿子何以成为《人间喜剧》的作者。

其实，这种性质的雄心与动力在他父亲身上已经有了，只不过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在相当渺小的领域里。他的父亲出身在农村一个贫穷的雇农的家庭，但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为了向上爬，他把自己原来的姓氏巴尔萨加以修改，冒充十七世纪书信散文家巴尔扎克的本家。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中，如鱼得水，不断升迁，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巴黎，他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一名体面的绅士，在外省，他是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颇有地位的头面人物，虽然早年只受过一点初级的教育，但他附庸风雅，还写过两本书与一本回忆录。如果说，巴尔扎克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强壮的体质、过人的精力和顽强奋斗的干劲，对于他日后的惊人的雄心与劳作是不可忽视的天赋条件，那么，也许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那家庭变迁发展的历史所给予他的启示。

①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是家庭的长子，从小被寄养在杜尔市郊的农村，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既给他的童年带来了痛苦，无疑也培养了他独立奋斗的精神。他先后在都尔与巴黎念完中学，一八一六年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此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书记，他的父母希望他沿着这条路在法律界飞黄腾达，他肯定也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生活燃起过各种各样的野心：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院议员、部长、富翁，但他终于选定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道路，这时，他正二十岁。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也许一开始就是惊人的，正象他后来在自己房间里一座拿破仑塑像的底座上所写的誓言那样：“彼以剑未竟之业，吾将以笔完成之”。他具备实现这一誓言的条件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生来的文学天才，虽然，在小学与中学，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在大学，他是文科的旁听生，对文学创作早已有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法律期间，律师事务所的经历又增进了他对人生的了解和对充满各种利害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但他真正要取得文学的成就，竟还要花费十年的时光。起初，他在巴黎贫民区的一个阁楼上写他的诗体悲剧《克伦威尔》，结果作品惨遭失败，为了经济独立，赚取稿费糊口，他与末流的文人合作，写一些离奇怪诞、情调浪漫的无聊小说，这些无聊的小说有十几部之多。所幸他并没有把这些低劣之作当作自己真正的文学事业，皆署以笔名，并且在他成名之后，干脆就不承认出自他的手笔。炮制劣等小说并没有使他摆脱穷困，于是，他又梦想以各种办法发财致富，先是办出版事业，出版了莫里哀全集与拉·封丹寓言集，结果大亏其本，接着，他又去经营印刷厂与铸字厂，同样以倒闭告终，留给他的是高达六万法郎的债务。这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

困顿出天才，这虽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但对巴尔扎克来说，

倒确乎如此：

在这十年的艰难生涯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的练习，“我曾写了七部小说，作为初步的创作锻炼，一本练习对话，一本练习描写，一本练习如何组织人物，一本练习如何安排结构”，这显然磨练出他小说家高超的艺术技巧。

在梦想发财、进行商业活动而又连遭失败的过程里，他亲身深入了现代社会那充满财产纠纷、买卖风险、竞争倾轧、投机倒把、阴谋陷阱的经济生活，精通了期票、契约、证券、汇单的学问以及种种繁复的法律程序与手续，洞悉了那人欲横流中的每一个波澜，并且从自己失败与被追逼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金钱对现代生活、对人的命运的作用，这一切将构成他宏伟小说作品中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他在贫民区的生活，又使他认识了现代社会另一个巨大的群体，劳苦工人大众，“听着工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他们那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溶为一体了……从那时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能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郊区、这个革命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处”。^①这扩大了他小说家的社会视野，加深了他对同时包括了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两个对立面的现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而他在贫民区经常对周围环境与人物内心生活的体验感受、分析揣度，则又养成了他作为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观察的习惯。

总之，这是巴尔扎克积累生活的十年，是他对现实的认识不

① 巴尔扎克：《法西诺·加奈》。

断深化的十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进行磨练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一位伟大的小说家逐渐孕育成形了。

因此，他一八二九年搬进卡西尼街一号后，在自己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塑像，并且在上面题写了他那豪言壮语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在文学领域里创造出拿破仑式的奇迹的条件。

要完成伟大的文学奇迹，剩下来的事情似乎主要就是勤奋、艰苦的创作劳动了，如果说巴尔扎克十年积累时期之漫长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他成熟阶段里巨大的创作量所显示出来的劳动强度，几乎可说是举世无双。一八二九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问世，到一八四八年他完成了两个剧本《后娘》与《生意人》而最后停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杂文、政论与剧本外，仅仅小说作品，他就创作了九十一部，平均每年写出小说四、五种。

一开始，他那积蓄已久的创作力，就象火山喷发一样，造成了一种耀目的奇景：一八二九年《朱安党人》问世以后到1832年，他写作和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其中有《苏城舞会》(1829)、《猫球商店》(1829)、《高利贷者》(1830)、《家族复仇》(1830)、《三十岁的女人》(1830)、《沙漠里的爱情》(1830)、《红色旅馆》(1831)、《夏倍上校》(1832)、《都尔的本堂神父》(1832)、《玄妙的杰作》(1832)等思想内容高度浓缩、艺术技巧圆熟的现实主义名篇，同时还有别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与对于了解巴尔扎克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自传性小说《路易·朗倍尔》(1832)。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丰收，一系列在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巨著宏篇，以极大的密度相继问世：《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绝对之探求》(1834)、《改

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幽谷百合》(1835)、《无神论者做弥撒》(1836)、《禁治产》(1836)、《法西诺·加奈》(1836)、《老姑娘》(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7)、《古物陈列室》(1838)、《比哀兰德》(1839)、《卡迪央王妃的秘恋》(1839)、《乡村本堂神甫》(1841)、《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2),等等。

最后,他那宏伟的文学大厦落成了:一八四二年,他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规划,把他数量庞大的作品联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并且在最后几年里,又完成了几部文学巨著:《幻灭》三部曲(1837—1843)、《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与《农民》(未完成),更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文学大厦的内容。

上述这个清单虽然简略而不完全,但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人的智力劳动竟然可以生产出这样丰富的产品。如果考虑到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增删,每排一次版,校样要换十几次,那么,一部作品也就意味着成倍或数倍的工作量。他那紧张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度过的:半夜起床,喝一点咖啡,便开始写作,一口气工作十二小时,然后,再赶到印刷厂,审阅校样,同时又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或者,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两个月,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正是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拚命的劳动,他十天写出了著名的小说《都尔的本堂神甫》,三天三夜写出了不朽的杰作《高老头》,而《闻人高迪萨》则是一夜之间的急就篇……。

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既不象蒙田那样有自己恬静的田庄,更不象伏尔泰那样有万贯家财,福楼拜的那种优裕的日子他也未能享受,他一生始终是在经济的压力下进行写作。早年的穷困自不待言,后来他做生意亏本而欠下的债务,又成为了他沉重的包

袱。是的，他成名以后丰厚的稿费收入使他还清了一八二九年以前所欠的六万法朗，但他奢侈的生活、阔绰的排场、放手的挥霍又使他不断欠下新债，到一八三六年的时候，债务总额又达到了十万法朗。旧的债务去，新的债务来，他的生活形成了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他所享用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在债券与期票紧张的川流不息之中维持着的，因此，不得不同时为了精神作品的生产与物质生活的保障而进行奋斗，正象他自己所说的，“依然要不停的工作，没有尽头的奔忙，为的是设法支付票据”。^①如何致富以彻底摆脱债务，始终是烦扰着他的一大问题，为此，他创办过两种杂志，其中之一几乎由他一人执笔；他制订过十几种企业计划，一八三八年，还亲自跑到科西嘉岛与撒丁岛，想找到可以开发的被废置的银矿；他还进行过许多试验，异想天开想发明一种新的物质；而在碰壁之后，则又幻想有爱好艺术的大富翁给他无穷无尽的施舍，帮他还清债务，或者谋求娶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当他从所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仍然只能以他坚忍不拔的毅力、靠他强健的体格与创作才能去进行极度辛苦的创作劳动，在劳动中用浓烈的黑咖啡刺激他疲惫的身心，日积月累，他消耗了成吨的咖啡。

在为自己与富孀韩斯迦夫人的婚事奔忙了一阵之后，他结婚不到半年，终于倒了下来，死于五十一岁。一生如此短促，岁月如此困顿，而作品却比岁月还多，这是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人所创造的奇迹，也就是巴尔扎克作为文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第一层含义。

^① 巴尔扎克1835年8月1日致韩斯迦夫人的信。

二 前所未有的文学大厦

对于文学家来说，多产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标志。在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多产作家并不乏其人，然而，能称得上伟大、能与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却几乎没有。巴尔扎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产作家不知多少倍的是，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并不是零乱的堆积，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人间喜剧》。

这是一个怎样的整体呢？它由那么多单个的艺术杰作组成，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或少数的几部，就足以使作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何况是那么庞大的数目。这些单个的艺术品所呈现的形象图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一部完整的历史；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分析与哲理，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个思维的体系。把这样一个整体比喻作什么呢？说它象一座宏伟的大厦、辉煌的宫殿，但砌成大厦或宫殿的每一块砖石，哪里有构成它的每一部作品那样富有艺术的生命？说它象一阕丰富的交响乐，但哪一阕交响乐包含有它那么丰富的主题旋律与变奏？我们很难用人类劳动的任何其他产物，那怕是奇妙的产物来比喻它，它就是它自己，它就是伟大的《人间喜剧》，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几乎是无法比喻的博大、浩瀚的内容：人的戏。

我们无意于神化巴尔扎克，他是人。他那宏伟得令人目眩的《人间喜剧》的整体，并不是一下就构思出来，就象仙杖一点，平地就出现了宫殿那样，它是以经年累月的劳动逐步酝酿筹建而成的。

早在一八二九年，他出版了《婚姻生理学》。“生理学”这一题名最初就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活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与立场，这正导致日后《人间喜剧》的产生，而且，这一部作品后来也构成了

《人间喜剧》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即《分析研究》的内容。同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私人生活场景》的合同。次年，即一八三〇年，几乎是他在创作上刚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他就以《私人生活场景》为总的标题，出版了《近亲复仇》、《无行的危险》、《苏城舞会》、《猫球商店》、《慈善的女人》等作品的结集。一八三一年，他又以《哲理小说与故事》为总的标题，出版了《驴皮记》、《该死的儿子》、《刽子手》、《长寿药水》、《玄妙的杰作》、《一个女人的侧影》等作品的结集。他这两个作品集的标题，实际上在写其中的作品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或者是同时产生的，因而，它们的出版不同于一般地将一些单篇独立的作品收集成册，而是明显表现出了巴尔扎克有心使他那些各自独立的作品服从某个统一的目的，形成某种整体结构的意图，而这两个结集，事实上也就是《人间喜剧》其他两部分即《风俗研究》与《哲理研究》的雏形。

一八三二年，他开始运用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再现的手法，找到了把他的作品联成一个整体的具体途径。

一八三三年，他与出版商签订了《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合同，一八三四年，他开始同时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与《哲理研究》为总题出版他的作品，同年年底，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哲理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序言，第一次正式宣告了他庞大的创作计划以及他正在从事创建“一个统一、独立、新鲜的整体”的意图，他这个“整体”包括了三大部分，即《风俗研究》、《哲理研究》与《分析研究》。而在一八三五年他授意菲力克斯·达文为《风俗研究》所写的序言中，他又正式宣告了《风俗研究》包括六个方面，即《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间生活场景》，至此，他那宏伟的整体结构的基本面貌已完全呈现了出来。

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他于一八四一年最后决定给他的这个

“整体结构”命名为《人间喜剧》。这个标题的原意是“人的戏”，与但丁的《神曲》之原意“神的戏”相对，显然是受了那位意大利诗人的杰作的启发而来。一八四二年，巴尔扎克写出了著名的《〈人间喜剧〉前言》，阐述了他这宏伟结构的宗旨和他创作的意图以及他在创作中所奉行的原则。一八四五年，他亲自编定了《人间喜剧》的总目，分三大《研究》，其一《风俗研究》又分六个“场景”，按照这个总目，到巴尔扎克逝世的时候，《风俗研究》中《私人生活场景》中已完成的小说共二十八部，另外四部已有提纲，尚未起草，《外省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一部，另有六部未完成，《巴黎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十四部，另有六部未产生，《政治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四部，另有四部未完成，《军事生活场景》中完成的小说两本，其他还有三十部仅有写作计划，《乡村生活场景》中已出版的为两部，基本上完成的为一部，另外还有两部在计划中。其二，《哲理研究》计划有二十七部小说，写成了二十二部，另有五部未完成。其三，《分析研究》计划包括五部作品，完成的仅一部。以上总共已完成的作品计八十五部，加上从一八四五年到逝世之前，他在原订总目计划之外又写了六部小说，因此，最后《人间喜剧》以九十一部作品组成。

这一巨大的建筑工程，最初在巴尔扎克的思想里，“象一个美梦”，“又象一个幻想”，是那么难以实现，然而，他以令人崇敬的毅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了它，正象他所描述的，时而建起“庞大的结构”，时而完成“建筑物的某一富丽的突出部份”，时而造出“穹隆的拱顶”，时而又安装“哥特式的十字窗”，时而“把建筑物上的空白处用壁画填补起来”，时而“在这里加上一套组画，在那里雕塑一个重要的形象”，与此同时，又“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①，到这位勤劳的工匠逝世的时候

^① 菲力克斯·达文：《〈哲理研究〉导言》。

候，人们肯定可以看到还有些扫尾的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是几个脚手架还没有来得及拆除，或者是有几个窟窿需要填补，然而，千真万确的是，巴尔扎克那个美梦与幻想毕竟成为了现实，一座宏伟无比、光辉灿烂、结构纷繁复杂的大厦耸立在人类的面前。

从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人间喜剧》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个人所敢于设想的最庞大的作品”^①。在巴尔扎克以前，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作家但丁，创作了气势浩大的长篇史诗《神曲》，共三部作品一百章，但显然不及《人间喜剧》宏大，十六世纪法国伟大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曾写过大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但也只有五部，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不朽杰作《堂·吉珂德》堪称巨著，但篇幅大体仅等于巴尔扎克的两部长篇《贝姨》与《邦斯舅舅》，十七世纪无与伦比的喜剧大师莫里哀在创作上硕果累累，但他的全集不过卅三个剧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创作量相当惊人，但与《人间喜剧》也远远不能相比，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以十几部长篇小说来描写中世纪的故事，规模可谓庞大，巴尔扎克对他也甚为重视，但正有心要超越他，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指出，虽然司各特的创作量惊人，作品的内容丰富多采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新意，把小说提到了历史哲学的地位，但司各特的创作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缺乏联系，而在巴尔扎克看来，缺乏这种联系，也就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篇完整的历史”，因此，他决心吸取司各特的教训，避免他的缺点，要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创建起“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这就是巴尔扎克在这篇前言中所说明的《人间喜剧》整体结构的由来。

巴尔扎克如何把他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了一个整体呢？一般论

① 菲力克斯·达文：《〈哲理研究〉导言》。